

陸氏南唐書

南唐書列傳卷第十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  
衣為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  
園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  
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  
京師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  
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莫動朝聽比至 太祖召見詰  
責鉉猶擲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  
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  
得棲隱 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

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  
解官以遂初志改雲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禧京兆鄠縣  
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  
部員外郎卒禧後舉進士中第仕而至尚書郎  
鄭彥華福州閩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  
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嘗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  
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  
憤彥華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縫出城外伏壕傍興猶嫖  
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  
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過去歲餘劔州刺史

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遁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誨與  
諸哥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  
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  
師萬人又遣別將杜真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  
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  
真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真敗而潰金陵聞之喪  
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  
從後主入朝為右千牛衛將軍 太宗征太原及幽州  
用彥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

卒年七十二子文寶初事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  
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  
不自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蓑荷  
笠作漁者以見寬辭久之後主歎其忠後中進士第任  
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  
吳為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  
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  
此姦人所為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  
為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

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  
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平無威  
儀貽業又甚于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  
斷之尤好飲酒嘗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  
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  
倒之矣其踈豁大抵類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為濠州刺史  
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  
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  
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為定遠

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大寧公主然元宗亦  
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  
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  
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頓革心循法度未  
久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  
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  
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曰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  
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  
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者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

國三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槩悲傷不以不過故  
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竦松者亦隱廬山相  
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竦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  
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為屢為有司所黜  
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寺讀而愛之為由是愈  
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東走吳  
越為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台符歛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  
頗抑之台符貽齊丘書誦其疾已才齊丘大怒密使人



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城蚺蛟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歲時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于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

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  
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于西酒數  
行焉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  
南以爲居賓席及覆考榜出高果爲首洎貞觀次之時  
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慶高程文命勒石以爲永  
式仁至考功員外郎卒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秘書省正字  
烈祖初歷大理司直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  
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  
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初奏覺傾耳

私室以幸禍變請重置于法不報列祖輔吳設法禁以  
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  
稱民貧許賣子女儼敷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  
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蕙之初出庫金贖民孰  
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柰何欲使鬻子資豪家  
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  
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  
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由中章奏千餘皆斜  
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  
相高利于廣聲色因共為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

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列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室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旨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為不可遂收

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  
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  
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  
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為危社稷君之罪豈不  
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漸即徹去俄召還後主初嗣  
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枚局於地後主大駭詰  
之曰汝欲劾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  
矣後主為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  
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

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  
淮之地比他國最為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資列祖勵  
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朽木作版  
障有司以聞列祖書奏後曰朽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  
竹代之可也然德昌簿籍煩委魚由勾校承勳獨任其  
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卒取辦愈得以為姦  
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  
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  
故終無戮其罪者 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  
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

朝為異時計乃請行督臣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施相銜  
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  
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  
叙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  
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  
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  
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  
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  
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  
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  
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  
郢奮髀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  
面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戎帥遇一  
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郢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  
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  
能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  
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服其工後主亦以為道



俊可慶國三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靈絳蒯鼂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散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三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為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鬻山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